

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特征与行为驱动机制分析

——基于 CSS2021 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君健,薛君,赵佳欣

(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基于吉登斯结构理论,依据 CSS2021 数据,探讨“哪些人会以及为何会投身志愿服务?”的命题,构建“价值系统-信息系统-资源系统”三维驱动框架.研究发现:年轻、高学历、城镇户籍、中上社会经济地位、有工作的群体参与率显著更高,参与群体的异质性源于信息获取能力、价值取向及资源拥有的结构性优势;价值系统是内在动力,信息和资源系统通过提升参与认知与降低行动成本促进参与,且三系统间存在正向协同效应,协同程度越高参与可能性越大;志愿服务参与是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动态互构的结果,基层群体参与潜力需通过强化价值共识、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结构性赋能释放,为志愿服务体系优化提供了“意义-认知-条件”协同驱动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志愿服务;群体特征;行为驱动;结构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367(2025)06-0084-09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局.《志愿服务条例》的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及“十四五”规划中对志愿服务制度化、专业化发展的部署,均凸显了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创新、民生服务补位、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当前,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仍面临参与群体结构不均衡、驱动机制碎片化等现实问题,既有研究对“为何这些群体更易参与”的解释多局限于单一维度,缺乏对宏观结构与个体行动动态互构关系的系统考察.

在此背景下,回答“哪些人会投身志愿服务及他们为何选择这样做?”这一核心命题,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蕴含重要的理论价值.从现实层面看,破解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差异密码,揭示行为驱动机制的结构性逻辑,有助于精准设计政策工具,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志愿服务从“精英化参与”向“普惠化覆盖”转型,助力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吉登斯的结构理论揭示了个体行为受宏观社会结构约束,强调规则与资源是个体行为的程式和手段.从结构理论视角回答“哪些人会投身志愿服务及他们为何选择这样做?”这一核心命题,可以得出信息系统、价值系统、资源系统是驱动志愿服务行为的核心要素,为理解志愿服务行为提供了动态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吉登斯结构理论中“知识信息系统”“价值系统”和“资源系统”促进或制约着个体的志愿服务行为,三者共同构成志愿服务结构化运作的核心要素.知识信息系统为志愿行为提供行动依据,价值系统赋予行为意义内核,资源系统保障志愿行为落地实施,三者共同构建志愿服务的结构化情境.即知识信息系统作

收稿日期:2025-07-19;**修回日期:**2025-09-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BSH120;21BRK038).

作者简介:王君健(1978—),男,河南永城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家庭,青少年社会工作.

通信作者:薛君(1982—),男,江苏镇江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家庭,E-mail:junx13@163.com.

引用本文: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特征与行为驱动机制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53(6):84-92.
(Wang Junjian, Xue Jun, Zhao Jiaxin. Analysis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al driving mechanisms in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CSS2021[J].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5, 53(6): 84-92. 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5.07.19.0001.)

为志愿服务的认知中枢,是志愿服务的解释图式,通过显性规则与隐性知识作用于志愿行为,筛选并驱动个体参与,缺乏知识则会制约行为。价值系统是驱动志愿服务的动力引擎,深度影响志愿者的行为动机与意义构建,价值理性行动中的公益精神、道德准则等利他理念,是激发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内在动力。资源系统是志愿服务意识转化为行为的桥梁,通过组织架构与社会网络为志愿行为提供实施保障。

基于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吉登斯结构理论为框架,提出志愿服务行为驱动机制分析的研究假设。具体而言,知识信息系统中,知识信息丰富度正向影响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价值系统里,利他价值观正向影响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价值冲突则呈负向制约;资源系统中,组织资源、社会网络资源的完善和充足均正向促进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此外,知识信息系统、价值系统和资源系统两两之间存在正向交互作用,三者协同程度越高,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高。

1 文献回顾

1.1 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特征

志愿服务参与具有显著的群体特征差异,具体体现在:(1)年龄与教育水平的差异,青少年和低龄老年人参与率较高,教育程度与参与意愿呈正相关。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青少年和老年人更可能参与正式志愿服务^[1-2],李睿等^[3]基于 CSS2021 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志愿服务参与概率呈显著正相关,且存在群体异质性:农村户籍、女性及中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应更大。农村户籍群体中,受教育程度每提升 1 个单位,参与概率提高 3.2%,而城市户籍群体仅提高 2.1%。这可能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及不同群体对教育赋能的敏感度有关。青年和中年群体是志愿服务的主力,受教育程度对其参与意愿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老年群体。性别方面,女性对受教育程度的响应更敏感(系数 0.030 vs. 男性 0.024),可能与女性更倾向通过志愿服务实现社会互动有关。老年群体参与率较低,但长期参与的志愿者心理健康水平更高^[4]。(2)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差异,家庭经济状况较好、体制内工作者、党员群体参与比例更高。党员身份显著提升志愿服务参与概率,经济地位高的村民更倾向参与^[5],城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中,具备医护、消防、退伍军人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参与度不足,导致应急响应能力受限^[6]。社区普遍缺乏专业人才,依赖政府挂点干部和外部支援,反映出专业群体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农村户籍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基数较低,但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可能与农村地区志愿服务资源较少、教育成为突破社会资本壁垒的关键有关^[3]。城市社区则面临居民对社会资本介入的抵触,如对企业参与应急培训的不信任^[6]。

1.2 志愿服务的行为驱动因素

志愿服务的行为驱动可分为内在驱动和外在驱动。(1)内在驱动主要是指价值与认同驱动个体参与志愿服务,包括利他主义与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价值观是核心动机,如邻里互助、调解纠纷^[7];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青少年通过志愿服务积累社会经验、提升技能,老年人通过参与增强个人价值感,缓解衰老焦虑^[1];2021 年社会自发型志愿服务通过社区常态化运作(如疫情期间互助团体),缩小了与政府主导型的效果差距,表明基层社区网络可有效激活民间参与^[8];志愿服务的“内在满足感”是核心驱动力,社会自发型志愿服务通过社区互动增强归属感,如疫情期间邻里互助团体通过近距离服务提升志愿者生活满意度^[8],而政府主导型服务若缺乏灵活性,可能因行政化倾向抑制参与热情^[6]。(2)外在驱动主要是指环境与制度引导个体参与志愿服务,包括社会规范与群体压力,社区内的志愿服务氛围、宗族或邻里的行为示范形成隐性规范,个体为避免偏离群体规范而参与^[9-10];制度支持与组织动员,政府行政逻辑和社区治理逻辑推动参与,学校将志愿服务纳入实践学分、社区提供项目资源支持^[11];家庭与同伴影响,家长参与频率高的青少年更可能参与,同辈群体的共同参与强化社交动机,形成“同伴效应”^[5];2019 年数据显示,政府主导型志愿服务因具备政策保障和资源整合能力,对志愿者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显著优于社会自发型^[12]。应急管理部门通过行政力量调配资源,建立应急志愿者档案库和联动机制^[6]。

1.3 志愿服务的行为实现

志愿服务行为的实现依赖资源与风险考量的情境性因素和社会网络与社区的环境因素。充足的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能降低志愿服务参与门槛,提升实现可行性^[7];风险规避,正式志愿服务因组织保障更受青

睐^[2],而非正式志愿服务因缺乏规范保障,参与频率较低^[5].

以邻里与宗族为例分析社区的环境因素对志愿服务行为实现的影响.村社中其他村民的志愿服务行为具有显著“邻里效应”,村社志愿服务活动每提升 1 个单位,个体参与概率增加 15.7%~26.7%^[10];社会网络的影响体现在青少年和城市居民依赖正式社会网络(如学校、社区居委会、志愿服务组织)参与,超 50%的青少年志愿服务由学校组织,而农村居民更多受村社自发组织影响^[13].

浙江杭州“文明大脑”平台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整合志愿服务阵地,实现项目供需智能匹配;湖北恩施州利用积分制小程序激励居民参与,将志愿服务与物质奖励、荣誉挂钩^[12].尽管受教育程度与互联网使用正相关,但通过互联网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仍不足 3%,反映出线上平台渗透率低、功能单一^[3].

1.4 研究争议与趋势

吉登斯结构理论中的“知识信息系统”“价值系统”和“资源系统”,是影响个体志愿服务行为的核心要素.这三大系统在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特征、行为驱动和行为实现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群体特征来看,不同群体在获取知识信息、价值取向和资源拥有上存在差异.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因信息接收能力强,更易参与正式志愿服务;青少年、老年人、党员等群体基于不同价值追求积极参与;而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等资源的不均衡,使得不同群体在志愿服务参与机会和方式上存在差异.在行为驱动机制中,价值系统是重要的内在动力,利他主义、社会责任感等价值观驱动个体参与,同时外在的社会规范也对行为形成约束与引导;制度支持等知识信息系统,也为个体参与提供指引.在行为实现环节,资源系统至关重要,充足的物质、信息和组织资源能降低参与门槛,不同的社会网络资源则影响着参与途径.

尽管已有研究对吉登斯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志愿服务行为进行了探索,但在理论机制深度挖掘上存在不足.虽然已知知识信息系统、价值系统和资源系统两两之间存在正向交互作用,且三者协同程度越高,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越高,但对这些交互作用的具体路径和动态过程缺乏实证研究.此外,在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3 个系统自身的动态演变及其协同关系的变化对志愿服务行为的影响也缺乏长期跟踪研究,难以把握志愿服务行为结构化运作的动态规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吉登斯将结构定义为“规则与资源的二重性”,其中规则包括约束行为管制性规则和赋予意义构成性规则,资源分为社会协调能力权威性资源和物质控制能力配置性资源.结合志愿服务参与,可将结构要素细化为:价值系统,对应构成性规则,指社会文化中隐含的价值观、规范体系及意义建构,为志愿服务赋予正当性与情感共鸣;信息系统,对应反思性监控的媒介,包括知识传播、信息流动、互动反馈机制,影响行动者的认知与决策;资源系统,对应资源的综合载体,包括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为参与行为提供实际支撑.三要素共同构成志愿服务参与的结构性背景,与行动者的能动性形成双向互动.

2.1.1 价值系统:意义建构与规范引导

价值系统通过文化共识和符号认同塑造行动者的动机.利他性价值观通过构成性规则赋予参与行为道德价值,激发个体的内在规范性动机,将参与行为转化为社会认同标签,强化行动者的自我效能感.

假设 H1:主体对利他价值认同度越高,志愿服务参与越多.

2.1.2 信息系统:认知赋能与动态调适

信息系统通过知识传递和反馈循环影响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能力,信息透明度降低参与门槛,减少行动者的认知不确定性,行动者的实践经验会反哺信息系统,推动信息更新或催生新的信息需求.

假设 H2:信息可及性越高,主体志愿服务参与的转化率越高.

2.1.3 资源系统:条件支撑与行动约束

资源系统通过权威性资源动员力和配置性资源组织性直接影响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如组织网络通过管制性规则强制或激励志愿服务参与,组织性资源通过资金补贴、分工-协作体系、后勤保障等降低行动成本,提升志愿服务参与可行性.

假设 H3:组织资源多寡与志愿服务参与呈正相关.

2.1.4 价值、信息和资源间交互作用假设

价值认同度高的个体更易主动利用信息系统,获取组织资源,形成“价值驱动→信息获取→组织强化”的志愿服务参与正向循环.

假设 H4:信息系统的有效性会放大价值系统的影响,即志愿服务信息更易催动志愿服务参与行为.

假设 H5:资源系统的支撑能力会放大价值系统的影响,即组织资源多寡影响志愿服务参与行为.

假设 H6:信息系统有效性会放大资源系统的支撑能力,继而影响志愿服务参与行为.

通过整合价值、信息、资源三要素,可更全面地揭示志愿服务参与的结构性动因,为优化志愿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强化价值共识、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整合多元资源,形成“意义-认知-条件”协同驱动的志愿服务参与生态.

2.2 数据来源和变量设定

2.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2021 年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该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一项全国概率抽样入户调查,每 2 年一次,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长期纵观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获得,数据覆盖了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包括 151 个区市县(604 个村居委会),每次调查访问 7 000 到 10 000 余个家庭.2021 年 CSS 数据库设置了志愿服务调查板块,其数据公布为分析我国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提供了权威型数据库.本研究在原始数据样本基础上,剔除了相关数据的缺失样本、无效样本等,得到有效样本量 5 148 个.

2.2.2 变量设置

因变量为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虚拟变量,基于已有研究中的相关定义,选取问卷中“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问题的 13 个选项的回答,具体包括儿童关爱、青少年辅导、老年关怀、妇女维权/保护、扶助残障、支教助教、扶贫济困、医疗护理、法律援助、环境保护、抢险救灾、国际援助、其他等 13 种志愿服务,这里将居民参加过至少一种志愿服务取值为 1,没有参与过一项的取值为 0.

3 个核心自变量:“信息系统”“价值系统”和“资源系统”,其中“信息系统”选取问卷中“最近 2 年,您是否参与过”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论证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公布的政策发表个人意见等 11 项沟通互动行为来测量志愿服务主体获得知识信息的多寡,即沟通互动行为越多,相关主体接触到的知识信息就越多;“价值系统”选取问卷中“是否同意”社会上做好事的人并不图回报,我相信社会上大部分人是善良的,我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对每个人来说这个世界正在越变越好等 7 项选项来测量主体利他价值的倾向性,即分值越高,主体利他价值倾向越明显,反之不明显;“资源系统”选取问卷中“目前您参加了”宗教团体,宗亲会/同乡会,校友会(校友群等),文体娱乐等兴趣组织,民间自发组织公益社团等 8 个团体的多寡来测量主体志愿服务的组织资源多寡,即分值越高,主体组织资源越丰富,反之越少.

其他控制变量有户口、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和工作状况.具体变量描述见附录表 S1.

2.3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首先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以“志愿服务参与”为因变量,“价值系统”“信息系统”“资源系统”为自变量,通过对数几率线性模型检验自变量对参与概率的直接影响,回归系数反映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时对数几率的变化量.在此基础上引入自变量的两两交互项构建含交互项回归模型,通过交互项回归系数判断变量间协同作用,以此解析多系统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机制.

2.3.1 基准回归模型

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设定因变量“志愿服务参与”(Y=1 表示“参与”,Y=0 表示“不参与”)的概率与自变量“价值系统”(X₁)、“信息系统”(X₂)和“资源系统”(X₃)的关系对数几率线性回归模型,数学表达式如下:

$$\ln(\frac{P(Y=1)}{1-P(Y=1)})=\alpha_0+\beta_1X_1+\beta_2X_2+\beta_3X_3+\sum_{k=1}^n\gamma_kX_k+\epsilon, \tag{1}$$

其中, $P(Y=1)$ 表示“参与志愿服务”的概率, α_0 为截距项, β_1 、 β_2 、 β_3 分别为“价值系统”(X_1)、“信息系统”(X_2)和“资源系统”(X_3) 3 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示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时, 对数几率的变化量. 控制变量部分 $\sum_{k=1}^n\gamma_kX_k$ 包含户口、性别等 7 个变量($n=7$), 其中 γ_k 表示各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X_k 为控制变量, ϵ 为随机扰动项.

2.3.2 含交互项回归模型

若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加入“价值系统”(X_1)、“信息系统”(X_2)和“资源系统”(X_3) 3 个自变量的两两交互项, 模型数学表达式如下:

$$\ln(\frac{P(Y=1)}{1-P(Y=1)})=\alpha_0+\beta_1X_1+\beta_2X_2+\beta_3X_3+\beta_4X_1X_2+\beta_5X_1X_3+\beta_6X_2X_3+\sum_{k=1}^n\gamma_kX_k+\epsilon, \tag{2}$$

其中, X_1X_2 反映“价值系统”与“信息系统”的交互作用; X_1X_3 反映“价值系统”与“资源系统”的交互作用; X_2X_3 反映“信息系统”与“资源系统”的交互作用; β_4 、 β_5 、 β_6 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表示对应两个自变量共同变化时, 对数几率的额外变化量.

若 β_1 、 β_2 、 $\beta_3 > 0$, 表示自变量取值越大, “志愿服务参与”的概率越高; 若 β_1 、 β_2 、 $\beta_3 < 0$, 表示自变量取值越大, “志愿服务参与”的概越低. 若 β_4 、 β_5 、 $\beta_6 > 0$, 表示交互项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存在正向协同作用(即两者同时增加时, 参与概率的提升幅度大于单独作用之和); 若 β_4 、 β_5 、 $\beta_6 < 0$, 表示两者存在负向协同作用(即两者的共同作用会削弱单独效应).

3 结果分析

结果分析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 1 部分是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异质性的描述统计, 主要采用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识别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异质性, 叠加基准回归分析不同的群体特征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 回答“哪些人会投身志愿服务?”; 第 2 部分是分析志愿服务参与的驱动机制, 回答“他们为何选择这样做?”, 即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加入“价值系统”“信息系统”和“资源系统”3 个变量, 通过模型整体解释力和特定参数的变化, 分析结构 3 要素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 以验证研究假设 H1、H2 和 H3, 然后再加入不同的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以验证研究假设 H4、H5 和 H6, 进一步厘清结构理论下志愿服务参与的驱动机制.

3.1 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异质性

附录表 S1 显示我国志愿服务参与水平较低, 仅有 27.4% 的人参与过志愿活动, 不同特征的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特征分析可以看出(见表 1): 城镇户口近一年以来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33.5%) 高于农村户口(24.2%); 男性群体近一年以来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32.6%) 高于女性群体(23.2%); 未婚群体近一年以来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32.6%) 高于已婚群体(23.2%); 有工作群体近一年以来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30.8%) 高于没有工作群体(23.8%); 年龄分布中, [20, 40) 岁群体近一年以来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最高(36.6%), 其次是[40, 60) 岁群体(25.3%), 60 岁及以上群体最低(17.1%), 即年龄越低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越高; 教育程度分布中, 大学及以上群体近一年以来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最高(50.1%), 其次是中学/中专群体(24.8%), 小学及以下群体最低(15.9%), 反映出教育程度越高, 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越高; 社会经济地位分布中, 认为目前处于上层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近一年以来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最高(38.7%), 其次是中层群体(29.5%), 下层群体最低(23.7%), 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越高.

总之, 年轻、学历高、处于中上社会经济地位层次、有工作、已婚的城镇户口男性更容易参与志愿服务.

3.2 志愿服务参与的驱动机制

群体特征变量对志愿服务参与影响的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表 2 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特征异质性的分析结果, 即城镇户口、男性、未婚、有工作、年轻、教育程度高、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更容易参加志愿服务.

表 1 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特征异质性

Tab. 1 Heterogeneity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

变量		是否参与志愿服务			χ^2/F
		否/%	是/%	合计	
户口类型	城镇	66.5	33.5	1 780	50.023***
	农村	75.8	24.2	3 368	
性别分布	男	67.4	32.6	2 321	56.415***
	女	76.8	23.2	2 827	
婚姻状况	未婚	53.0	47.0	747	168.160***
	已婚	75.9	24.1	4 401	
是否工作	否	76.2	23.8	2 490	31.529***
	是	69.2	30.8	2 658	
年龄分布	[20,40)岁	63.4	36.6	1 751	137.207***
	[40,60)岁	74.7	25.3	2 327	
	[60,+∞)岁	82.9	17.1	1 07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4.1	15.9	1 476	380.506***
	中学/中专	75.2	24.8	2 623	
	大学及以上	49.9	50.1	1 049	
社会经济地位	上	61.3	38.7	390	46.823***
	中	70.5	29.5	2 275	
	下	76.3	23.7	2 483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2 显示加入价值、信息和资源 3 要素后,模型的整体解释力进一步提升(R^2 由 0.135 依次增加到 0.137、0.220 和 0.147),群体特征各变量系数解释力进一步下降,价值、信息和资源 3 变量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得出加值系统、信息系统和资源系统对志愿服务参与有着显著的解釋力。

表 2 结构要素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

Tab. 2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factors on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户口(农业=0)	0.039** (0.605)	0.027(0.075)	0.022(0.078)	0.011(0.079)
性别(男=0)	-0.399*** (0.069)	-0.289*** (0.058)	-0.279*** (0.071)	-0.359** (0.071)
婚姻(未婚=0)	-0.188* (0.113)	-0.183(0.113)	-0.141(0.106)	-0.131(0.120)
是否工作(否=0)	0.225*** (0.070)	0.216*** (0.070)	0.201*** (0.073)	0.191*** (0.073)
年龄	-0.090*** (0.030)	-0.088*** (0.030)	-0.084** (0.031)	-0.033(0.059)
教育程度(未上学=0)	0.226*** (0.019)	0.217*** (0.019)	0.181*** (0.020)	0.145** (0.021)
社会经济地位(上=0)	-0.147*** (0.032)	-0.135* (0.031)	-0.131* (0.033)	-0.122* (0.034)
价值系统		0.096** (0.040)		
信息系统			0.633*** (0.037)	
资源系统				0.578*** (0.035)
常量	0.834*** (0.206)	0.845(0.734)	0.781(0.762)	0.277(0.765)
N	5 148	5 148	5 146	5 147
R^2	0.135	0.137	0.220	0.147

价值系统系数($B=0.096$, $SE=0.040$, $p<0.01$)正向影响显著,即利他价值观(如“做好事不图回报”)促进参与,户口、教育程度等系数略有下降,表明价值系统部分中介群体特征的影响,如高学历群体可能更认同

利他价值观,研究假设 H1 得到了验证.

信息系统系数($B=0.633, SE=0.037, p<0.01$)正向影响显著,互动信息获取(如讨论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显著促进参与,教育程度系数从 0.226 降至 0.181,暗示高学历群体可能通过更多信息渠道参与志愿活动,研究假设 H2 得到了验证.

资源系统系数($B=0.578, SE=0.035, p<0.01$)正向影响显著,组织资源(如加入校友会、职业团体)越多,参与率越高,研究假设 H3 得到了验证.

从结构理论分析志愿服务参与的驱动机制(表 3)可以看出:(1)价值系统是驱动志愿服务行为的基础,从模型 1 到模型 5,利他价值对志愿服务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价值系统和信息系统、资源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即模型 1 和模型 2 中的获取信息的多少和组织资源的多寡对志愿服务参与影响不显著,与价值系统的交互项也没有通过检验,可能的解释是价值系统与信息系统、资源系统的相关性太高了,以致于相互控制之后,信息系统、资源系统的独立解释更小了;(3)信息系统和资源系统是志愿服务参与的桥梁,模型 3 的结果显示没有了价值系统之后的信息和资源系统都对志愿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两者的交互项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价值系统可能分别通过信息系统和资源系统对志愿服务参与产生影响;(4)交互项系数大于零,揭示信息渠道和资源系统增多时,价值系统对志愿服务参与概率的正向影响增强,表明利他价值观通过信息和资源渠道发挥作用,即价值观强且信息、资源丰富的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更多,研究假设 H4 和 H5 得到了验证;(5)模型 4 和 5 进一步验证了价值系统是基础,分别通过信息系统和组织系统对志愿服务行为施加影响,即在结构三要素中,利他价值正向影响显著,而信息和资源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加强的作用,表明两者存在协同效应,即信息渠道丰富且组织资源多的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更多,研究假设 H6 得到了验证.

表 3 志愿服务参与的驱动机制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s behind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价值系统	0.111 * * (0.054)	0.096 * (0.052)		0.121 * (0.062)	0.118 * (0.063)
信息系统	0.569(0.637)		0.652 * * * (0.051)	0.350(0.654)	0.673(0.654)
资源系统		0.129(0.914)	0.515 * * * (0.044)	-0.137(0.963)	0.085(0.954)
价值系统 * 信息系统	0.003(0.036)			0.009(0.037)	0.001(0.037)
价值系统 * 资源系统		0.025(0.052)		0.031(0.055)	0.034(0.054)
信息系统 * 资源系统			0.119 * * * (0.024)		0.121 * * * (0.024)
N	5 146	5 147	5 146	5 146	5 146
R ²	0.220	0.203	0.251	0.247	0.252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吉登斯结构理论,通过分析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系统回答了“哪些人会投身志愿服务及他们为何选择这样做?”的核心命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志愿服务参与的群体异质性显著,结构性差异贯穿群体特征.参与志愿服务的群体呈现“年轻、高学历、中上社会经济地位、城镇户籍、有工作”的特征.具体表现为:[20,40)岁群体参与率最高(36.6%),随年龄增长参与率递减,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参与率达 50.1%,显著高于低学历群体.这一差异可能源于高学历群体更易通过信息系统获取志愿服务知识(如公共事务讨论、政策参与),同时其价值系统中利他主义与责任感更强.社会经济地位上层群体参与率(38.7%)是下层群体(23.7%)的 1.6 倍,城镇户籍参与率(33.5%)高于农村(24.2%).资源系统差异可能是主因,高经济地位群体更易接触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而城镇社区的志愿服务组织网络更完善.男性参与率(32.6%)高于女性(23.2%),未婚群体(47.0%)显著高于已婚群体(24.1%).这可能与社会角色分工相关,未婚群体时间自由度高,更易通过信息系统(如网络讨论)和资源

系统(如兴趣组织)参与志愿活动。

2)价值、信息、资源系统构成志愿服务参与的三维驱动机制。价值系统是内在动力引擎,利他价值观(如“做好事不图回报”)对志愿服务参与有直接正向影响($B=0.096, p<0.01$);信息系统是认知赋能枢纽,信息可及性(如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媒体反馈)显著提升参与概率($B=0.633, p<0.01$);资源系统是参与行为的保障,组织资源(如加入校友会、公益社团)与参与率呈强正相关($B=0.578, p<0.01$),农村居民参与率低的重要原因可能是缺乏正式组织动员,而城市居民志愿服务通过社区、学校等组织渠道实现。

3)三系统协同效应显著,交互作用强化参与动力,价值、信息、资源系统两两交互均产生正向协同效应。信息系统放大价值系统影响(H4),当个体同时具备高利他价值观和高信息可及性时,参与概率提升幅度显著高于单一因素作用之和;资源系统强化价值驱动(H5),组织资源丰富的群体中,利他价值观对参与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信息与资源系统相互赋能(H6),信息渠道丰富与组织资源充足的结合,可降低参与门槛。

4.2 讨论:理论启示与实践方向

1)理论层面上深化吉登斯结构理论的志愿服务应用。本研究验证了结构理论中“规则与资源二重性”对志愿服务行为的解释力,揭示了价值系统、信息系统、资源系统的动态互构逻辑。不同于传统研究将驱动因素割裂为“内在动机-外在环境”,本研究发现三系统并非独立作用,而是通过交互效应形成“意义-认知-条件”协同生态。利他价值观需通过信息渠道转化为具体行动认知,再依托组织资源落地,三者缺一则可能导致参与意愿无法转化为行为。

2)实践层面上优化志愿服务体系的结构性路径。强化价值共识,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深化利他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等价值观。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搭建全国性志愿服务信息平台,整合政策解读、项目发布、技能培训等功能。鼓励社区通过微信群、公众号等低成本渠道发布志愿活动信息,提升基层信息可及性。整合多元资源网络,政府主导建立不同资源联动机制,同时推动志愿积分与社会信用挂钩制度,通过权威性资源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未能捕捉三系统随时间的动态演变。未来可结合追踪数据,探索结构要素的长期交互规律。此外,可深入分析不同志愿服务类型的驱动机制差异,为精细化政策设计提供更具体的理论支撑。总之,志愿服务参与本质上是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相互形塑的结果。年轻、高知、资源丰富的群体因更易嵌入“价值-信息-资源”协同网络而成为参与主力,而广大基层群体的参与潜力需通过结构性赋能释放。吉登斯结构理论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动态框架,未来研究与实践需在激活价值认同,降低信息壁垒,优化资源配置的协同路径中,推动志愿服务参与从精英化向普惠化转型。

附录见电子版(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5.07.19.0001)。

参 考 文 献

[1] 田丰.中国青少年志愿服务的参与状况和影响机制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23(6):121-129.
TIAN F.The participa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s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the study of Chinese adolescent[J].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23(6):121-129.

[2] 谢立黎,欧阳材泓.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类型对老化态度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24,46(6):95-111.
XIE L L,OUYANG C H.The effects of types of volunteering service by older Chinese on attitudes towards aging[J].Population Journal, 2024,46(6):95-111.

[3] 李睿,高端阳.受教育程度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 CSS2021 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3,4(3):44-63.
LI R,GAO D Y.Study o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level on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SS2021 data[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Volunteering,2023,4(3):44-63.

[4] ELIAS J K,SUDHIR P,MEHROTRA S.Long-term engagement in formal volunteering and well-being:an exploratory Indian study[J]. Behavioral Sciences,2016,6(4):20.

[5] 刘飞,袁佳黎,张文宏.工作时间如何影响青年志愿服务的参与[J].青年研究,2023(2):28-39.
LIU F,YUAN J L,ZHANG W H.How work hours impact young people's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J].Youth Studies,2023(2):28-39.

[6] 曾凡军,蒙清璇.城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供给模式的碎片化困境及治理策略:基于“资本—行动者—场域”的整体性分析框架[J].中国志

愿服务研究,2024,5(3):73-97.

ZENG F J,MENG Q X.Fragmentation dilemma and governance strategy of emergency voluntary service provision model in urban communities;a holis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apital-actors-field"[J].The Chinese Journal of Volunteering,2024,5(3):73-97.

[7] 原珂,赵建玲.社区志愿服务发展成效、问题与对策探究[J].河南社会科学,2025,33(3):80-89.

YUAN K,ZHAO J L.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effect,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J].Henan Social Sciences,2025,33(3):80-89.

[8] 席东杰.志愿服务类型对志愿者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差异及变化:基于 CSS2019 和 CSS2021 的数据[J].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4,5(4):139-160.

XI D J.Differential impacts and dynamic shifts:how voluntary service types affect life satisfaction of volunteers;based on data from CSS2019 and CSS2021[J].The Chinese Journal of Volunteering,2024,5(4):139-160.

[9] 刘飞.信任的力量:普遍信任、制度信任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J].社会科学辑刊,2025(1):65-72.

LIU F.The power of trust:the impact of generalized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on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J].Social Science Journal,2025(1):65-72.

[10] 马洪旭,李放,沈苏燕.村民志愿服务的邻里效应研究:基于社会互动的理论视角[J].兰州学刊,2024(1):130-144.

MA H X,LI F,SHEN S Y.A study on the neighbourhood effect of villagers'volunteerism;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J].Lanzhou Academic Journal,2024(1):130-144.

[11] 黄晓星.志愿伦理与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EB/OL].[2025-07-19].https://news.cyol.com/gb/xwzt/articles/2023-03/09/content_dqLP-bvSyEn.html.

[12] 吕宏山,曹圆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内涵、特征与路径[J].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4,5(4):1-20.

LYU H S,CAO Y H.Voluntary service of civilization practice in the new era;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paths[J].The Chinese Journal of Volunteering,2024,5(4):1-20.

[13] 黄晓星,吴小芹.社区志愿服务的多元制度逻辑及实践路径:以广州市 B 社工站为例[J].社会科学辑刊,2023(6):130-140.

HUANG X X,WU X Q.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B social work station[J].Social Science Journal,2023(6):130-140.

Analysis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al driving mechanisms in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Evidence from CSS2021

Wang Junjian, Xue Jun, Zhao Jiaxin

(School of Sociology,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utilizing CSS2021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position of "who participates in volunteer service and why " and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value system-information system-resource system". Key findings reveal that significantly higher participation rates are observed among younger, highly educated, urban-residing, upper-middl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mployed individuals. Group heterogeneity stems from structural advantages in information access capacity, value orientation, and resource possession. The value system functions as the intrinsic motivator.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systems enhance participation by elevating cognitive awareness and reducing action costs. Positive synergistic effects exist among all three systems, and participation probability increases monotonically as synergy intensifies.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is constituted by a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individual agency and social structures. Realizing the participation potential of grassroots groups depends on structural empowerments, such as strengthening value consensus and optimizing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Meaning-Cognition-Condition" tripartite theoretical pathway for optimizing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s.

Keywords: volunteer service; group characteristics; behavioral drivers; structuration theory

[责任编辑 陈留院 杨浦]

附 录

表 S1 变量的定义与均值描述

Tab. S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值	比例/%	变量	值	比例/%
志愿服务参与($N=5\ 150$)	是=1	27.4	婚姻状况($N=10\ 136$)	已婚=1	86.3
	否=0	72.6		未婚=0	13.7
户口性质($N=10\ 136$)	城镇=1	34.9	教育程度($N=10\ 134$)	小学及以下=1	29.5
	农村=0	65.1		中学/中专=2	50.2
工作状况($N=10\ 136$)	有=1	51.1		大学及以上=3	20.3
	无=0	47.9	年龄($N=10\ 136$)	[20,40)岁	33.1
社会经济地位($N=10\ 136$)	上=1	7.2		[40,60)岁	45.5
	中=2	42.5		[60,+ ∞)岁	21.4
	下=3	50.3	价值系统($N=10\ 136$)	min=7,max=28	20.27(均值)
性别分布($N=10\ 136$)	女=1	55.9	资源系统($N=10\ 135$)	min=0,max=7	0.66(均值)
	男=0	44.1	信息系统($N=10\ 132$)	min=0,max=11	0.53(均值)